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Encyclopedia of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下)

[美]维克多·泰勒 查尔斯·温塞斯特◆编

章燕 李自修等◆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Encyclopedia of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下)

[美] 维克多·泰勒 查尔斯·温奎斯特 ◆ 编
章 燕 李自修 等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Lacan, Jacques 雅克·拉康

1901年4月13日生于法国巴黎, 1981年9月9日卒于法国巴黎

精神分析学家

杰出大胆的创新、追随者的爱戴与仰慕、试图对他予以规训的同行的责难与“背叛”，以及他自己对弗洛伊德的忠贞不渝构成了雅克·拉康富于争议的一生，在他所主持的跨越1/4个世纪多的研讨班上，他对弗洛伊德的足迹进行了精心的绘制和重新整理。

20世纪30年代，拉康获得精神病学医学博士学位，发表一篇关于作为一种自我惩罚策略的侵犯性偏执狂的论文：色情狂的“美丽灵魂”，他拒绝承认其自身的混乱与暴力，想像着自己正在遭受被理想化了的爱恋（仇恨）对象的虐待与迫害，因此常常对自己的这一投射形象发起攻击。“想像界”的这种崩溃是如何发生的？通过思考原初性自恋是如何过渡到与理想典范的认同，拉康提出了“镜像阶段”的概念，在这一阶段中，婴儿在自我理想的制约性注视（和声音）之下

认同其理想自我。伴随着对欲望、爱、自我形象、判断力以及形成社会关系的缺失客体的扭转，绘制理想典范之举使得拉康终身与弗洛伊德和拓扑学保持了一种师承关系。是什么稳定着身份并将自我融入象征性的社会秩序之中？这些并不是生物学能够予以解答的问题。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都是需要被追问的学科；虽然拉康认识到，精神分析所“研究”的主体正是科学的主体，但精神分析并不是一门科学：这一主体以空洞和匮乏的形式存在，同时，上帝、灵魂、以逻辑为中心和以元语言为基础的言说问题也已经被从该领域中撤离。

拉康发现认同的过程构建了一种自我，其核心患有偏执狂；换句话说，构造了自我的表层。那么是什么使自我在身份斗争中发生了错觉？弗洛伊德的一个根本性发现认为被自我否认的真理通过症候、梦、口误、笑话和“败举”不可抑制地浮现并发出声音，但是现在这一发现正在被“适应”和自我建造的“安娜/反弗洛伊德”（an-



nafreudian) 主义(它得到了一种被称为精神分析学的正常化教学法的支持,因而能够对儿童时期认同的培养和理想化过程本身进行调整!)层层掩埋起来,为此,我们需要对弗洛伊德的这一发现予以重申和确定,使之成为一种无可辩驳、行之有效的可传输性知识。难道弗洛伊德指出超我理想的这种扭曲的拓扑学连续性仅仅是为了将理想化再现为一种医治神经官能症罪行(超我性迫害)和自恋性自我欺骗的方法?难道神经官能症症候表达的不是一种对施虐-受虐狂式的自我-超我-理想典型的复合体的反叛,并同时混杂着一种对它的屈从?难道神经官能症症候通过其指意链表述的不是一个无意识的主体?为此,拉康本人必需赞同“他者的话语”,反对矫正性的国际精神分析学协会(IPA),以抗衡那些对意图消除社会症候、改善经济关系和性关系的“革命者们”(他们中的很多人正是受了拉康思想的鼓舞和激励)予以同样理想化的势力。

或许是出于对精神分析学因其被应用于社会卫生服务而面临的巨大危难的思考,拉康在40年代发明了一种“逻辑时间”的模型游戏,以确定是否将他人作为位置囊括于一个逐渐展开的精神结构之

中;是否将形式上的音步划分(标点)引入漫长的决定过程;以及是否通过在匆忙做出结论或延迟做出结论的一刻将阐释插入一系列的观点之中而对一段精神分析时间予以“切割”,从而无限期地悬置无意识的闭合,或出其不意地打断自我的自恋式哀鸣。这正是拉康将精神分析艺术向时间分割、空间分割和拓扑学切割中进行延伸的最初姿态。这也是主体性本身的讽喻,即将他者能指叠入由犹疑和决定所构成的“通向行动之路”,叠入认同的时刻。自治(个人意志、个人心理状态)的幻觉必须彻底予以粉碎。每一个游戏中的“囚犯”都被贴上了一个他看不见的标签,因此他只有通过阅读他人的标签、破译他人对自己的反应所做出的反应方能看清形势、进行谋划。为了确定铭刻于一个人身体或命运中的无意识的“字母”究竟为何,就必须认识到一个人既有着与他人有关的绝对身份(不可辨识性)也有着与他人有别的纯粹差异(区别性)。这里存在一个形式上的挑战,创造字母和组编“算术素/字母串”(matheme,根据组合法则、句法法则和确定的公式结合在一起的若干字母)既是为了绘制精神结构——正是在精神结构中身份由位置流淌而出,也是为了在将知识传输给(无

意识)主体的过程中配置算术素:即通过与建议的操控和认同的魅惑迂回周旋而非对操控和魅惑的执迷沉湎介入这一过程,从而改变主体的位置和结构。

迟钝而自我催眠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当然对拉康的这些理论和实践创新或实验对于精神分析学的意义何在一无所知,即它在既坚持主体的位置又借助一种“欲望的辩证法”对主体的位置予以颠覆的同时,遵循着科学和逻辑的严密。关于欲望被压抑的真理的知识必须由精神分析家们来建构,并且必须作为来自他者的一个字母呈现给主体,他者既内在于意识又被排除于意识之外。算术素是无意识逻辑、欲望(和幻想)、享欲(*jouissance*)和性态的建构物。它们所传达的知识触及了一个真理,即,并非所有的真理都是可以言说的。精神分析家们通过坚持客体的“表象”(semblance)申明了这一不可能性,正是客体的“表象”引发了主体的欲望,遮蔽了回避性关系的、真实的、不可言说的享欲的核心。如果这种享欲受到了限制(“菲勒斯的”),那么它就被定义为男性的;如果未受限制(“他者”),那么它就被定义为女性的。但是,给予限制却使得男性作为整体性的话语而存在,而享欲只是这一话语的

限制性(被禁止的)例外,相反,取消限制却使得女性不作为整体性而存在,女性是非全部的;并且因为是“非全部的、菲勒斯的”而具有了确切的不明确性。这正是性态的拓扑性对集合论的一种反击和再度扭转(re-torsion)。

那么,是什么使自恋得以正常化、使非精神病的理想化和象征性身份得以实现的呢?拉康在50年代给出了父亲之名(NoF)这个答案,父亲之名加速了拥有三名参与者(父亲已经被分裂)的俄狄浦斯游戏的逻辑性-时间性展开,构成了社会群体内性关系的症候。事实上,父亲之名已经展示了寄生于文明(“父权制”)中的症候的结构。拉康所说的(和许多女性主义者所否认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父亲症候无论具有多么大的偶然性(如同菲勒斯和性态一样),它都是象征秩序的一个必要条件。父亲身份必然是象征性的,因为存在着两种生理性别,一种性别进行生育,那么另一种性别就必须以某种其他(指意)方式(这里不存在命名的生物学逻辑)与胎儿建立联系。划定性别身份和对身体予以命名的地形学受到了性态现实界的影响;性态的现实界是一种不可能性,一种对男性和女性分别是以何种特性予以划分的不可言说性。菲勒斯只是

用以表述男性身份（和欲望能指）的一个偶然事件，它并不保证一定产生异性恋行为——更不保证一定履行父亲职责——同样，“女性特质”也仅仅是男性幻想或女同性恋幻想的客体。通过性繁殖以保证获得社会—象征性的连续性，父亲之名只是（偶然性地）临时替演了这一保证。断绝它与家族母型的联系尽管是不可能的，但却可以导致以划分不同的性别特性和性别行为为基础的符号秩序的解体。父亲之名通过引发欲望，无意识中执行了此项功能。

事实上，正是父亲为通过其自身的排他性为社会结构提供基础的享欲进行了命名：一方面，享欲对于法则的主体而言是被禁止的，而另一方面，它却回溯性地被预先假定为在法则产生之前就已得到了尽情享有，享有者是幻想中原初性前人类的反—菲勒斯的 α 男性强奸者，他的这一例外位置一旦遇到法则暂时遭到悬置的革命时期就会被重新激活。作为前象征时期的主人（S1），他的位置在法则之内—之外是内在排他性的；而为法则提供基础的那种象征性制裁的执行人依然是父亲。废除父亲（阉割：用能指讲述幻想）的这一职能意味着或是返回到一种没有语言的动物状态，或是“进步”到一种消除了社

会（力比多—肌体的）症候的极权主义状态；除非对父亲能指的排斥能够通向一种后主体性的崭新的美学伦理观。难道由父权制向技术统治资本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的过渡不是已经导致了生物技术和文牍主义的反常联合对父亲法则的替代？但是，既然反常的厄维特（Ur-vater）的幽灵是歇斯底里的（人类主体）无意识的产物，那么对父亲身份的解构不就是在将主体交付给体现于无政府主义和官僚主义中的他者的畅通无阻的享欲的同时对欲望条件和无意识条件的一种取消？

父亲的介入“阻断”了连接克雷因的（Kleinian）“菲勒斯母亲”与她的婴儿—菲勒斯、即她的完满状态之间的自由通路。于是，主体和他者都受到了父亲—菲勒斯能指（由作为欲望能指的母亲给出）的居中调解。这种“阉割”打开了欲望（和匮乏）的空间，欲望（和匮乏）的线路沿着他者的欲望绕行。通过阻止母亲和孩子直接享有他者的享欲，父亲之名暗示了一种对语言（他者）的尊敬，一种精神反常无法容忍、精神错乱无法相信的尊敬。这一可供欲望喘息的时间是一种内在于语言的伦理法则，而语言既被定位为他者（无意识）又永远不会完满（某种真实的东西“停止自我书写”）。因此，拉康根



据克雷因的“部分性客体”理论（作为父母－幼儿的“象征化”客体的母亲－精神分析家）画了一个四边形，并内在性地粉碎了以二元性或俄狄浦斯三角结构（作为准则）为基础的精神分析（或社会）关系的全部观念。通过将父亲转化为能指，继而转化为字母，继而转化为一个（博罗米尼，borromean）纽结，拉康发展了一种关于缺失的力比多－客体的拓扑学，缺失的力比多－客体是一个空洞，它在语言中的位置可以被绘制出来但却无法予以命名（“不存在元语言”）。

在所有父亲的或理想的保证缺席、或所有社会准则缺席的情况之下，精神分析家的欲望必须向无意识的“能指”提供支持并将其转变为可传输的算术素、字母和纽结。这一欲望必须触及享欲的现实界、触及激活症候（象征性机能失调）和冲动（行为模式）的力比多－“物”。它还必须伴随着主体“横穿”神经官能症幻想，在这一幻想中（正如在反常行为中一样），有着被禁止的享欲的“残余”——幼儿对母亲“私密处”的自恋式快感；他者神秘－缺失的、不受限制的享欲——这是一种创伤性的强度，但原因主要不在于它是被禁止的，而是在于它成了一种以幻想和社会性机能失调（超我表述了一种

超越－先于法则的理想状态，但却命令自我去找回它！）折磨主体的强制性命令。阉割，父亲这跛脚的、症候累累的法则至少曾直面过这些施虐－受虐狂式的（或精神病式的）自我折磨。然而，讲话的（有欲望的）人总有着一种构成性的不满足感，而法则也常常无法有效地监控幻想。但是，精神分析并不仅仅是为了让主体顺从欲望法则，它的建构物直接作用于被幻想所掩盖的无意识创伤，同时，精神分析家的欲望鼓励主体去抵御死亡冲动的恐惧、抵御对享欲起支配作用的超我的恶意攻击所带来的恐惧。

60年代时，拉康利用表层和空洞的拓扑学绘制出语言影响之下的自恋和享欲的身体。主体用一个梅比乌斯带（Moebius strip/band）来象征，要求和要求的重复用对一个托拉斯环（torus，一种内部裂开洞口的、像水管一样的管道的连成炸面圈形状的环形——译者注）的切割来象征，乳房、幻想、声音分别用一个球体、一个投射面（缝合在球体空洞上的梅比乌斯带绵延不绝的带边）和一个克雷因瓶（Klein bottle）来象征……（70年代时，在各种团体和学派频繁的解散和重组过程之中以及之后）父亲－症候用一个泛化的博罗米尼纽结

来象征，这个纽结由三个环环相扣的圆环构成，三个圆环分别代表互不相关（没有联系）的现实界、想像界和象征界。

事实上，现实界是拉康理论的一个空洞和创伤。最初，现实界被比做科学的指涉物，随后被比做数字逻辑，其后（1960）又成了一个被从象征界中排除出去的“物”，最后，它不得不面对言说正在被言说之物（包括陈述内部的阐释）的不可能性——抑或甚至是面对陈述这种不可能性的不可能性。（上帝的位置在“要有光”这句陈述中是可刻写的吗？）主体是由能指予以表述的，但却“是”一个能指匮乏，主体的这种匮乏在以博罗米尼纽结为象征的象征界中造成了一个空洞；自我被想像为是完整的，但事实上在现实中却是一个空洞，然而，某个创造物却有可能在这个空洞中出现，如果对这一出现时刻正在进行的拓扑学研究能够维持住他们的真实欲望的话。

阅读书目 Lacan, Jacques (1977) *écrits*, New York: Norton.

—— (1978)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Norton.

Roudinesco, Elisabeth (1990) *Jacques Lacan and Co: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 -*

1985, trans. Jeffrey Mehl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eter Canning 郝琳译

lack 匮乏

匮乏的概念与拉康学说中的阉割和欲望问题有关，但是在一个更大的形而上学和象征性框架之内它被放回到后现代性中：对于主体而言，它是一种相对于主宰，把客体整体化以及把真理作为“不完整的”（not - Whole）加以重新定义的不可能性，这主要是因为真理需要用语言来言说。

本源 匮乏有着众多科学、哲学和宗教上的来源：例如，哥德尔（Gödel）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完全性理论（见《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1931））指出不完全性是任何系统的必要组成成分；“空”与“洞”等中国哲学概念被西方化；犹太教的影响始终贯穿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二者都认为惟有死亡才是完美的，而生命则是匮乏和不完全的。匮乏这一概念的本源可能是多学科的，但是如果没有拉康的跨学科思想，这一概念就不可能成为主体理论的本质特征。弗洛伊德坚持把欲望客体的幻觉性看做是一个通过调整主体的内心状态而获得满足感的过程，但拉康却强调指出不充足化和匮乏才是



欲望的必要条件。通过借鉴索绪尔的语言学、皮尔士的符号哲学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拉康的“向弗洛伊德的回归”产生了一种真正的匮乏认识论，在此他不仅将匮乏与需求、要求和欲望等概念，而且与他者性以及象征性维度，或简曰语言联系在了一起。

拉康与他所处时代（1950 - 80）的科学和哲学精神（Zeitgeist）之间的不断对话为他的研究工作提供一种在认识论上断裂的维度，即自我、自我的真理和存在的真理都已遭到了严重损害。20 世纪 50 年代，由于海德格尔富于魅力的文风和有关语言开诚布公的论述都和拉康自己的极为相近，因而引发了拉康对现象学短暂而强烈的兴趣，借此，拉康反对那种基于虚幻的自足和自治之上的风行一时的萨特人道主义自由哲学：拉康用海德格尔的话说道，我们异化于语言，我们应该委身于至高无上的语言；哲学的追问应该成为对存在的真理的追寻（见此在；踪迹）；尤其重要的是，海德格尔的真理（Alêtheia）概念（1943）（取代了对真理的这样一种定义，即真理是对认为真理具有充分阐释功能这一观念的揭示）与拉康对精神分析学目的重新构想不期而遇，拉康认为，精神分析的目的在于欲望的揭示而不是自我对社

会理想的适应。另外，拉康也受到了 R. 雅克布森（1896 - 1982）、本维尼斯特等语言学家及其言说理论的影响，由此他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提出了一种综合而全面的理论，这一理论将主体看做是语言中的存在（a parlêtre）、将欲望看做是铭刻在语言中的匮乏。作为这一理论的一个极端结果，无意识本身又成了进入语言和言说主体与被言说之物之间不充足性的一个结果，因为指涉物（从根本上讲，指涉物正是主体自己所忽视了的无意识的欲望）常常是被遗漏、被错失的。

主体依靠能指（通过占用代词“我”）获得了一种人的属性和普遍性，然而，能指是“属于他者的领域”的，即是属于象征界的。象征界是一个自治的话语现实，主体诞生于此，主体的命运亦由它来决定。语言永远无法表述主体的独特性（主体的无意识的欲望），匮乏由此产生。主体异化于已然给定的话语和地点（或是“男人”或是“女人”），异化于拉康所说的“他者的欲望”。这种异化构成了匮乏和欲望不断更新的基础，因为匮乏还与那个可以提供满足感的客体有关。这个客体被神秘地解释为是缺失的，因为它在主体生于此居于此的象征界中无法捕捉：因为人类只

能用语言去索要所需，而需求却通过要求在欲望中发生了变形：当婴儿哭着要喝东西时，从根本上讲他真正索要的是关爱和重视。这个客体（被称做客体“ α ”）事实上是主体因匮乏它而不能“再次”变得完整的东西，它存在于主体进入语言之前曾经置身的那个神秘的失乐园的存在之丰富性和一致性中。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性的主体已经“认识到”了匮乏和异化，已经抛弃了能摆脱他人控制进行自治以及主宰语言与客体的神秘幻觉。主体完成这样一种认识的同时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种痛苦就始终弥漫于人类的艺术创作和各种表述之中。后现代表述旨在以中心的匮乏将在场赋予匮乏，中心的匮乏表明了一种对整体性的不信任，它展现了指涉所遭遇的种种意外和灾难。作为“自在之物”的客体已然退去，它的退去获得了与匮乏、隐匿和非在场相同的内涵。主体已经被移置，被错置，因为自我能够成为其所主人的幻觉，和存在、丰富性或享欲能够予以获得的幻觉才是主体根本上匮乏的东西。由此，后现代性的受虐狂（摆脱可能爆发的忧郁症的一条出路）出现了。如同海德格尔和拉康所谓的真理一样，受虐狂的真理是真理的匮乏和匮乏的真

理，是主体据以进入现实界并与之建立关系的一种根本上的不完全性。拉康讲道，像女人一样，真理是不完整的（女人的形象和女人的享欲姿式可用来象征那种对真理予以完全揭示的不可能性）（参见雅克·德里达）。

参见 差异、镜像阶段、不透明性

阅读书目 Casey, Edward S. and Woody; J. Melvin (1983) "Hegel, Heidegger, Lacan: The Dialectic of Desire," in J. H. Smith and W. Kerrigan (eds), *Interpreting Lacan*, New Haven, CN: Yale University Press.

Jameson, Fredric (1977) "Imaginary and Symbolic in Lacan: Marxism, Psychoanalytic Criticism and the Problem of the Subject," *Yale French Studies* 55-6: 338-95.

Lacan, Jacques (1977) "Subversion of the Subject and the Dialectics of Desire," *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Tavistock.

—— (1978)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 of Psychoanalysis (Seminar XI, 1963-64)*,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Norton.

—— (1985) *Feminine Sexuality: Jacques Lacan and the Ecole Freu-*



dienne, trans. J. Rose and J. Mitchell, New York: Norton.

Anne-Marie Picard 郝琳译

language 语言

无用的/转义的 (*de trop* (e)) 语言赫然在目, 拆解着各种表述体系。无论是作为约定 (*thesei*, 对于构成的有条件的一致同意) 还是作为自然 (*physei*, 概念内容), 语言的功能对于它布满裂缝的在场 (*chasm-made-presence*) 而言都是工具性的, 在语言的在场中, “真实的” 铃声就像攀登者抵达峰顶时艰难的喘息一样搞得声嘶力竭。如果“语言之母是否定” (尼采), 那么语言之父就是用言语说出的欲望 (拉康)。作为一种由语言所决定的富于天赋的交换 (莫斯, 列维-斯特劳斯) 的一个秘密协定 (弗洛伊德), 感叹 (赫尔德) 以及祈祷 (奥古斯丁) 最终形成了话语 (海德格尔), 话语遵循一种“诗性逻辑” (维科), 在后者中, 正是“词语成了牺牲品” (巴塔耶)。

在以上例证的作用之下, 神话和逻各斯之间不堪一击的脆弱分界线出现反弹, 神话和逻各斯均是象征性和想像性实体化策略的寓言, 它们一边触碰到“佳音” 尤菲 (Eupheme) 的象征形象, 另一边

触碰到“回声” 埃柯 (Echo) 的象征形象。作为文本或反应链 (托多罗夫), 这种触碰, 不具有意义的“第三人称” 诠释价值 (戴维森), 从最好的方面讲, 不过是把作为书写的个体 (费希) 置于“多元历史的整体结构 (polyhistorical totality)” (布罗赫) 之中。而从最坏的方面讲, 如果“语言有底座” (萨丕尔) 的话, 那么它的刻度盘就是依据文化上适应于现实界、语言本源的幻觉和滑动 (*glissement*) 的各个种族划定的 (拉康), 作为对身份觉醒 (乔伊斯) 和更为开放的作品 (艾柯) 的“尼罗河探源 (Nile quest)”, 语言的本源是在纯“库存” (萨丕尔) 中被捕捉到的。

由于不可确定性印下了删除后的痕迹 (*sous rature*) 和隐喻的冗余 (*plus de metaphore*) (德里达), 这种隐喻性冲动 (尼采, 考夫曼) 清除了实体。这里, 作为用灰色来画灰色时形成的一个较淡较白的阴影圈, “无论我们多么小心, 一个哲学神话始终隐藏于语言之中, 并且时刻都在不断地爆发” (尼采), 这与作为“精神直接显现形式” (黑格尔) 的语言相悖。距此宣称本源并任其喋喋不休的 (厚颜无耻的) 伪装不远, 叮当兄和叮当弟 (译者注: Tweedledum 和

Tweedledee 是爱丽丝在镜中世界中遇到的一对长相一模一样的胖兄弟，兄弟俩爱唱反调，讲话时都有口头禅，一个喜欢说“不是的”，另一个总爱开口道“相反的”之间半斤对八两的争斗正在进行（卡洛尔），这种争斗不过是形形色色肤浅的连锁式诡辩推理（sorites）：表层（surface）、线（line）以及去中心的点（point）（德勒兹），它们控制着“[诸]言语最大程度的灵活性（the greatest possible flexibility of utterance [s]）”（利奥塔）。这里，语言也是驱逐（renvoi）（雅克布森）。支撑起以上每句警言/每个精彩的蒙太奇画面（bon mot - age）的是“文化适应逻辑”（布尔迪厄）和“内在[而不通约]于规范性竞赛的超越性”（利奥塔）的暗号口令。从雅克布森语言学的隐喻与换喻（m & m）副井中提上来的盛满快乐的水壶，被作为语言癖病（linguisterie）摆到了桌面上，这里，意义是小对形（ α - petit）（拉康）的情感。

1866 年时曾一度遭到巴黎语言学学会禁止的有关语言本源的讨论，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重新登场：“言说过程”（洪堡特）、“同化”（皮亚杰）、本土主义“生物计划”（彼克顿）、先天的“语言能力”（乔姆斯基）、“心智语”

（平克）、“鲍德温效应”（迪肯）、“共同（无意识形态）行动”（德博尔）和“拼凑（pastiche）”（詹姆逊）。而以上每个论点又都作为符号阐释过程（semiosis）为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加上了后缀。当遭到包围时，种种语言理论的一个共同特征便是砍下（res）语言的脑袋，并像叮当兄冲着爱丽丝一样大喊“不是的”。语言是在整体化的时刻被提出来的，整体化将卷入方法论需求之中的惟我论从人们的才智（Witz）中逐出（莱布尼兹、胡塞尔、H. P. 格莱斯）。“语言[作为]人类能力的范型和集中体现为人类文化的全部实际工作与行为的要素（sine qua non），[促成了]种种稳固的结构规则性以语境为限的投射（彻底地外延化或广延地编组化），规则性渴望拥有整体化的权力，但却无法依据经验确保得到这种权力”（马戈利斯）。这让我们身处何处？什么样的渴望才能让人们亲身经历一种“语言的体验”？“有关语言的科学和哲学知识是一回事；而我们经历语言的亲身体验又是另外一回事”（海德格尔）。

越过“宁静的语言虚无主义”，它支撑着诗人的拯救场景（布鲁姆），有没有“[我们]在关于[它的]表达上要与[别人]意见

一致的一[多]种规则?”(维特根斯坦)是不是经历“语言本身[正在]将其自身带给语言,”“被挪用于言说”(海德格尔),或仅仅是“[作为]注意力之所的语言”(布朗肖),而没有一间可去的“存在之屋”? (海德格尔)如果“我无法用语言表达语言之镜中所映射出的形象”(维特根斯坦),那么“语言,及其单一性就会形成于吃喝拉撒之中,语言及其单一性就会成型于排便之中……(阿尔托讲到‘存在物及其语言的大便’)”(德勒兹)。无论在哪些言内行为中是遭受到原始的行为焦虑还是遭受到显性的行为焦虑的折磨,那些更加言外地倾向于努力实现言前行为(奥斯汀)的人会抽取出发自声源(弗洛伊德)的一个声音(普霍尔)作为从污秽肮脏的布鲁姆们/纺织工([B]loomers)中被拯救出来的诗人的经历。这里,说(*dicere*)、说明(*deiknumi*, say - show)是在其使用中被理解的“情结和事实”(维特根斯坦),它们喋喋不休/转动着线轴(皮尔士)。

“命名的高贵权利无限延伸,以至于人们会自作主张地将语言自身的本源设想为统治者权力的一种表达”(尼采),或是通过弱势者实现的一种权力,因为“我的话/我保证!”依然是“我自身的总

和”(皮尔士)。另外还有博尔赫斯,他说“如今你不是别的而只是些词语”(Hoy no eres otra cosa que mi voz.)。语言一方面渴望得到他人的确认(黑格尔),同时另一方面又被定向为“针对这一缺席的(有组织的领域)的言语”(福柯,德·曼),语言感觉得到言说之神(*dire - Dieu*)/语言让言说之神出场,“因为我们已是一个话语,并能够彼此相闻”(荷尔德林)。更为近在耳边响起的是拉康所提问题产生的回声:“这确实是一个在语言中存在着他们两者(*them - two/déux*)的问题吗?”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关于S2的问题,在不包含允许观点彼此作用、互不压制的多种声音共存的狂欢“对话”的情况下,在“语言的使用语境(使用关系)”(哈贝马斯)或“语言的社群观点”(克里普克)中,是不是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符号学?(巴赫金)。

“语言完全是独自而毫不费力地在用若干种声音讲话,它不需要我就能描述出序幕中的脱衣舞表演”(塞利)。无论是语言可以通过一只没有“自身利益”(布鲁纳)那么易变的耳朵来确认,抑或是言语可以依据一个没有“人格指数”(罗杰斯)那么静态的参照框架(瑟尔)来表演,先天的“我



语言 (I-language) 能力 (乔姆斯基), 以及“模仿力” (本雅明) 都始终像“绳子末端的一条鳕鱼”那样被第欧根尼 (Diogenes) 的笑声带着一路前行, 因为“语言正是我们力图要了解的东西, 它与呀呀言语 (lalangue) 的作用有关” (拉康)。语言是意义的文本高利贷, 如果不直接转让给“他者”, 它就不能予以保险, 而作为话语本身和语言的占有物, “他者”遭到了禁止。语言是在“构成言语的场所”被用来交换文体风格的硬币/新词创造 (coin (age)) 减半的“他者” (拉康)。

阅读书目 Heidegger, Martin (1971) *On the Way to Language*, trans. P. D. Hertz, New York: Harper & Row.

Lacan, Jacques (1998) *Seminar Book XX, Encore 1972-1973*, trans. Bruce Fink, New York: W. W. Norton.

Margolis, Joseph (1987) *Science Without Unity: Reconciling the Human and Natural Scienc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Wittgenstein, Ludwig (1958) *The Blue and the Brown Books*, New York: Harper & Row.

Lucio Angelo Privittello 郝琳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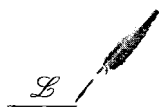
Leahy, D. G. D. G. 莱希

1937年3月20日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

哲学家, 神学家

D. G. 莱希是最为激进和综合全面的后现代思想家, 他“不断更新的思想”, 既是对西方形而上学和神学思想的一种完善和超越, 同时又建立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异常难读的《勤勉之世》(*Novitas Mundi*) (1980) 是他的第一部作品, 书中, 他对上起亚里士多德下至海德格尔的整个“存在的感知史”进行了思索, 并用三个丰赡翔实、以超越性历史新思想的现实为中心的附录对现存的“信仰”观和崭新的纯思想做了总结, 这种纯思想赞扬的是一种歌颂存在本身的天启般的复活。这种对存在本身的歌颂之情在《基础: 物质化身体本身》(*Foundation: Matter the Body Itself*) (1996) 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这是一种真正全面的思想, 它通过一种目前作为社会基础的革命性悔过告白 (metanoiesis) 思考, 体现了意识的一次彻底转变。

绝对身体是莱希关于这一新型整体性的最为深刻的意象, 这具身体本身就是天启, 而对身体或存在本身的感知本质上随时都在更新, 这种感知本质上是在弥撒欢乐颂 (missa jubilaee) 和对存在天启般的歌颂中即时获得的。这确实是一



个崭新宇宙天启般的肇始，随之同时产生的是一种绝对崭新的物质，现代性的根基是一个深渊，它绝对虚无，而这种物质排除了这个深渊目前存在的可能性，据此，死亡本身的死亡第一次在本质上超越了历史。这种情况仅仅发生在新物质或新身体中，后者是世界本身绝对无条件的外在性，世界本身绝对无条件的外在性终结了每一种可能存在的自我，而这种终结正是时间和世界终点的肇始。

然而，从本质上说，对身体本身的本质性感知是在上帝中感知上帝，这种感知只有在充分现代性所理解的上帝之死之后才会发生，因为现在上帝已经复活，一种完全可知觉的全能终于出现，这完全是超越上帝的终极虚无。“上帝事实上（始终存在于）对上帝的绝对无效化中”（莱希 1930：364），而且这种终极虚无的出现正是一种绝对纯粹的“无”的肇始（莱希 1996：621），是全能本身“单纯性”的肇始，这种单纯性既是上帝的也是世界的。现在身体成了最重要的东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一条远离身体的现有道路现在都已走到了尽头，终结在复活和绝对天启之中，复活就是“身体本身”，绝对天启就是新的创造。在我们当代的思想家中只有莱希创造出了一种纯

粹和完全天启般的思想，如果这种思想真的在思考，那么笼罩着我们这个世界的黑暗现在也正在逐渐终结，终结在对存在和“身体本身”的整体性的绝对赞美之中。

参考文献 Leahy, D. G. (1980) *Novitas Mundi: Perception of the History of Being*,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 (1996) *Foundation: Matter the Body Itself*,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阅读书目 Altizer, Thomas J. J. (1998) “Modern Thought and Apocalypticism,” *The Encyclopedia of Apocalypticism*, ed. Bernard McGinn, John J. Collins and Stephen J. Stein, New York: Continuum, vol. 3.

Thomas Altizer 郝琳译

Leiris, Michel 米歇尔·雷里斯

1901年4月20日生于法国巴黎，
1990年9月30日逝于法国巴黎

作家，民族志学家

雷里斯可以被认为是后现代自传的发明者。死亡曾一度令他焦虑不安，因此自传体写作便成为他摆脱死亡“陷阱”、击退“心中鬼魅”的一种持久不懈的努力。他的自传理论区别于传统的文类概念。例如，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

一部“具有虚构性”的小说比“一部具有真实性的自传体叙事作品”需要付出更多“结构安排上的努力”。因此，写自传的作家可以允许自己用一种“平白的”方式说事，因为对于读者而言，他是一个“真”人（德·波伏娃，波伏娃谈自己的录像）。

根据以上定义，自传体叙事属于巴尔特称之为“可读文本”的范畴。然而，米歇尔·雷里斯的自传确实是一种“可写文本”。人们会说他的写作技巧是“剪刀加浆糊”。但是，早在1925年，雷里斯还是一名超现实主义作家时，众所周知，为了找出可能的信息，他就已经在使用连缀的技巧（la technique du bout à bout）来描述自己每天的梦境了（根据梦境之间的相似性将其一个接一个地串联在一起）。在自传中，他采用了类似的叙事方式：略去日期，把不同的事件分解成片断，再将其四处散开，使所叙述的故事成为一个需要读者予以解开的谜团。然而，雷里斯的理论和传统理论之间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技巧方面，而更在于作为探寻目标的自我的概念上。雷里斯遇到了思考着/书写着的“我”这个问题，这也是福柯在《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一书中所讨论的问题。如果我思（Cogito）不

形成存在将会怎样？如果“我”思考“不存在”（is not）将会怎样？（1970：322 - 8）之后，福柯在《由外而思》（*The Thought from Outside*）中提出了我说故我不在（I speak, therefore I am not）的观念，以此表明一切都不过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当遭遇无法面对死亡的失败时，雷里斯借助一种文学上的“自杀行为”以同样的方式对死亡进行了“愚弄”。这种自杀行为包括隐藏在谜团般的故事叙述之后，通过令人尴尬的供认不讳进行“自我贬毁”（所谓的“自我掠夺”），和让自己在象征意义上战胜死亡。结果，在和读者（以及死亡）玩捉迷藏游戏的过程中，雷里斯创造了一种显然是自我指涉的通向“虚无”的叙事方式。然而，正是在这种“虚无”之中，米歇尔·雷里斯所说的“骗术”才得以实施。里法特尔写道，雷里斯的自传是“一个指示探索航程的信标”；每当读者“暂时陷入文本无意识之中进行考古研究”（1990）时，它就会提出挑战。

参考文献 Foucault, Michel (1970) *The Order of Thing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Riffaterre (1990) “Pulsion et paronomase,” *Revue de l'Université de Bruxelles*, 179 - 200.

阅 读 书 目 Special Journal Issues devoted to discussions of Leiris: *Critique* (1992) 547.
Littérature (1990) 79.
MLN (1990) 105 (4).
Yale French Studies (1992) 81.
Revue de l'Université de Bruxelles (1990) 1-2.

Chappuis, Pierre (1973) *Michel Leiris*, Paris: Seghers.

Lejeune, Philippe (1975) *Lire Leiris*, Paris: Klincksieck.

Mwantuali, Joseph (1999) *Michel Leiris et le Nègre - Africain*, Ivry - sur - Seine: Nouvelles du Sud.

Joseph E. Mwantuali

郝琳译

Lévi - Strauss, Claude 克劳德·列维 - 斯特劳斯

1908 年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

结构人类学家

列维 - 斯特劳斯曾任法兰西学院 (Collège de France) 社会人类学教授, 现仍执教于法兰西学院 (Académie française)。他的人类学是一项启蒙运动般的研究事业, 但剥除了后者所倡导的人文主义和历史进步观。他的人类学虽然是新孔德实证主义和超理性的, 但依然是对现代性充满浪漫情怀的一次反驳。

列维 - 斯特劳斯对模式 (mod-

el) 的关注来自于卢梭 (1712 - 78)、马克思 (1818 - 83) 和弗洛伊德。通过在一个给定的文化领域、比如亲属关系或神话之中分离二元对立的诸种关系, 便产生了模式; 而“文化”则是一组任意武断的结构规则。为了获得不变量, 比较是在模式之间而不是在分析性的分离物或观察到的事实之间进行的。意义是在分离关系的转换之中, 而不是以指涉的方式发生的, 换言之, 意义是以各组关系之间通过代数运算进行的相互代换为基础的。结构主义者的模式不断转换, 而变化也正是现实的一种属性。

列维 - 斯特劳斯时常被谴责为忽视历史。然而, 在与萨特 (1905 - 80) 的一次争论中, 他指出西方史学是“我们的”神话。每一个史学概念都是一种有意识的、相对的和任意武断的范畴归类, 因而不具有普遍性 (这一观点可与福柯所谓的知识对比)。我们这个“热”社会以一种意识形态或进步的方式拥抱时间, 并从阶级差别和权力差别中获取能量。而那些“原始的”、“冷”社会则部分通过一种拒绝给予时间变化以社会功效的意识形态保持了一种稳定的内部平衡。列维 - 斯特劳斯认为自己的人类学是一种方法, 而不是一门整体化的科学。